

清儒學案

世章



貳
陸

清儒學案卷五十八

天津徐世昌

慎修學案上

婺源江氏與元和惠氏同時並起其後治漢學者皆奉爲
先河婺源之學一傳而爲休寧再傳而爲金壇高郵其學
派傳衍比於惠氏爲尤光大矣述慎修學案

江先生永

江永字慎修婺源人歲貢生數十年樵戶授徒爲人和易處鄉
黨以孝悌仁讓爲先人多化之嘗一至江西一游京師已歸家
居而朝廷求經術之儒有欲進其所爲書且舉之者則以頽老
辭先生爲學長於比勘明於步算鐘律聲韻而於三禮尤深以
朱子晚年治禮爲儀禮經傳通解未就雖黃氏楊氏相繼纂續

猶多闕漏乃爲之廣摭博討一從周官大宗伯吉凶軍賓嘉五禮之次名曰禮經綱目凡數易橐而後定其論歲實消長曰日平行於黃道是謂恆氣恆歲實因有本輪均輪高衝之差而生盈縮謂之視行視行者日之實體所至而平行者本輪之心也以視行加減平行故定氣時刻多寡不同高衝爲縮末盈初之端歲有推移故定氣時刻之多寡且歲歲不同而恆氣恆歲實終古無增損也當以恆者爲率隨其時之高衝以算定氣而歲實消長可弗論猶之月有平朔平望之策以求定朔定望而此月與彼月多於朔策幾何少於朔策幾何俱不計也宣城梅氏之言見歧未定也其論黃鍾之宮曰呂氏春秋稱伶倫作律先爲黃鍾之宮次制十二筒以別十二律黃鍾之宮者黃鍾半律後世所謂黃鍾清聲也唐時風雅十二詩譜以清黃起調畢曲

琴家正宮調黃鍾不在大絃而在第三絃合于古者黃鍾宮爲律本之意聲律自然古今不易也國語伶州鳩論七律而及武王之四樂夷則無射曰上宮黃鍾太簇曰下宮蓋律長者用其清聲律短者用其濁聲古樂用均之法雖亡而因端可推韓子外儲篇曰瑟以小絃爲大聲大絃爲小聲雖詭辭以諷然因是知古者調瑟之法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用半而居小絃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用全而居大絃也管子書五聲徵羽宮商角之序亦如此可以正淮南天文訓漢書律厯志之誤其論古韻曰考古音者昉于吳才老崑山顧氏援證益精博然顧氏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顧氏分古音爲十部猶未密也眞諄以下十四韻當析爲二部而先韻半屬眞諄半屬元寒攷之三百篇用韻晝然俟之正音近幽當別爲一部虞模部

之隅渝驅婁等字蕭豪部之蕭寥魚好等字皆侯幽之類與本部源流各別三百篇亦畫然侵覃以下九韻亦當以侈斂分爲二部而覃鹽半屬侵半屬嚴添蓋平上去三聲皆當爲十三部入聲當爲八部而三代以上之音始有條不紊也論今韻曰平上去三聲多者六十部少亦五十餘部惟入聲祇三十四部或謂支至哈蕭至麻尤至幽無入聲崑山顧氏古音表又反其說於是舊有者無舊無者有皆拘于一偏蓋入聲有二三韻而同一入者如東尤侯同以屋爲入眞脂同以質爲入文微同以物爲入寒桓歌戈同以曷末爲入之類按其呼等察其偏旁參以古音乃無憾也所著書有周禮疑義舉要六卷禮記訓義擇言六卷深衣考誤一卷禮經綱目八十八卷

四庫總目及通行刻本並作禮書綱目自

序亦然諸家所撰傳狀並作禮經當據初名

律呂闡微十一卷春秋地理考實四卷

鄉黨圖考十一卷讀書隨筆十二卷

學海堂經解採說經者日羣經補義凡五卷

古

韻標準六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辨微一卷推步法解五卷

七政衍一卷金水二星發微一卷冬至權度一卷恆氣注厯辨

一卷歲實消長辨一卷厯學補論一卷中西合法擬草一卷近

思錄集注十四卷乾隆二十七年卒年八十有二

參戴震撰事略狀王昶

撰墓志銘錢大昕撰傳江藩漢學師承記

禮書綱目自序

禮樂全經廢缺久矣今其存者惟儀禮十七篇乃禮之本經所謂周監二代郁郁乎文者此其儀法度數之略也周禮爲諸司職掌非經曲正篇又逸其冬官蓋周公草創未就之書禮記四十九篇則羣儒所記錄或雜以秦漢氏之言純駁不一其冠昏等義則儀禮之義疏耳自三禮而外殘篇逸義亦或頗見於他

經論語孟子爾雅春秋內外傳大戴家語孔叢等書諸子則管子荀況漢儒則伏生賈誼劉向班固之徒亦能記其一二然皆紛綸散出無統紀至於聲律器數則又絕無完篇樂記但能言其義已失其數矣夫禮樂之全雖不可復見然以周禮大宗伯考之禮之大綱有五吉凶賓軍嘉皆有其目其他通論制度之事與夫雜記威儀之細者尙不在此數樂則統於大司樂律同度數鏗鏘鼓舞亦必別有一經與禮相輔竊意制作之初當如儀禮之例事別爲篇綱以統目首尾循貫條理秩然所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者此也散逸之餘儀禮正篇猶存二戴之記者如投壺奔喪遷廟鬯廟之類已不可多覩其他或一篇雜錄吉凶一事散見彼此又或殷周異制紀載互殊學者末由觀其聚則亦不能會其通夫禮樂之全已病其闕略而存者又病其紛

案此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所爲作也朱子之書以儀禮爲經以周官戴記及諸經史雜書輔之其所自編者曰家禮曰鄉禮曰學禮曰邦國禮曰王朝禮而喪祭二禮屬之勉齋黃氏其編類之法因事而立篇目分章以附傳記宏綱細目於是燦然秦漢而下未有此書也顧朱子之書修於晚歲前後體例亦頗不一王朝禮編自眾手節目闊疏且未入疏義黃氏之書喪禮固詳密亦間有漏落祭禮未及精專修改喪禮疏密不倫信齋楊氏有祭禮通解議論詳贍而編類亦有未精者蓋纂述若斯之難也永竊謂是書規模極大條理極密當別立門目以統之更爲凡例以定之蓋哀集經傳欲其該備而無遺釐析篇章欲其有條而不紊尊經之意當以朱子爲宗排纂之法當以黃氏喪禮爲式竊不自揆爲之增損彙括以成此編其門凡八曰嘉禮

十九

篇十
二卷 曰賓禮十篇 曰凶禮十七篇 曰吉禮十五篇 皆因儀禮所

有者而附益之曰軍禮五篇 曰通禮二十八篇 曰曲禮六篇 皆

補儀禮之所不備樂一門居後六篇 總百單六篇八十有五卷

並首三卷共八十八卷凡三代以前禮樂制度散見經傳雜書

者蒐羅略備而篇章次第較通解尤詳密焉屢易橐而書成姑

繕寫本文及舊注一通名曰禮書綱目若夫賈孔諸家之疏與

後儒考正之說文字繁多力不能寫且以俟諸異日嗚呼禮樂

之書精微廣大前賢勤勤補綴具有深旨末學何敢與知顧敢

以其謏陋之識輒改已成之緒蓋欲卒朱子之志成禮樂之完

書雖僭妄有不辭也世之君子取通解正續三書參之是編考

其本末究其離合異同之故或亦諒永之心也夫

禮記訓義擇言

檀弓上

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

案嫂叔無服唐太宗始采魏徵等議兄弟之妻及夫之兄弟皆制服小功後儒議論紛然或是古或是今或兩是之或酌古今之閒而云當服心喪其說詳高安朱氏儀禮節略難以一言斷也程子云嫂叔所以無服只爲無屬今之有服亦是豈有同居之親而可無服者後聖有作須是制服朱子云看推而遠之便是合有服但安排不得故推而遠之若有鞠養恩義心自住不得如何無服眾言淆亂折衷於程朱可也又案儀禮喪服記云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此謂外親兄弟也故賈疏以爲當是夫之從母之類近世言禮者引此條謂此古者嫂叔有服之明證所謂沒其文於經補其說於

記然則夫之兄弟降一等服大功乎誤矣朱氏謂此乃後人杜撰勉齋經傳刪之者是亦未然黃氏喪禮以其無經可附也遂偶遺之非故刪之也愚編禮經綱目以此條附小功章從母丈夫婦人報之下從賈疏也因論嫂叔無服附及之

檀弓下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鄭注期而神之人情程子云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

則三年都無事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主於殯宮則哭於何所張子云古者三年喪畢吉禘然後祔因其祫祧主藏於夾室新主遂自殯宮入於廟國語云日祭月享廟中豈有日祭之禮此正謂三年之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朝夕之饋猶定省之禮如其親之存也至於祔祭須是三年喪終乃可祔也呂氏云禮之祔祭各以其昭穆之班祔於其祖主人未除喪主未遷於新廟故以其主祔藏於祖廟有祭卽而祭之旣除喪而後主遷於新廟故謂之祔朱子答陸子壽書云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吉凶之祭其變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旣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猶未忍盡變故主復於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至三年而遷於廟然後全以神事之此其禮文見於經傳者不一雖未有言其意者然以情度之知其必出於

此無疑矣其遷廟一節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說杜氏用賈逵服虔說則以三年爲斷其間同異得失雖未有考然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於練而遷舊主於三年而納新主耶至於禮疏所解鄭氏說但據周禮廟用卣一句亦非明驗故區區之意竊疑杜氏之說爲合於人情也來論考證雖詳其大概以爲旣吉則不可復凶旣神事之則不可以事生之禮接爾竊恐如此非惟未嘗深考古人吉凶變革之漸而亦未暇反求孝子慈孫深愛至痛之情也朱氏云祔之論不一祔己反於寢練而後遷鄭氏說也祔藏於廟祭則卽祭之呂氏說也大祥祔而遷伊川橫渠之論也練而後祔者殷道夫子之所善也朱子從禮疏祔於卒哭準程張遷於大祥折衷具有深意而後儒乃以兩祔爲疑要知祔而遷者主高曾之祀之宗子也烝嘗再期不舉死者能無恫然卒哭而祔蓋體死者痛念祀典之缺而祔而祭之也至喪事卽遠謂不以柩反也若謂主出不得反何以魂魄旣出待反虞而埋耶又云旣以明日之祔爲不忍一日無歸則殷之練而祔忍矣孔子何以善之此別記一說亦疑其非而未能決也周人卒哭之祔蓋祔己反於寢殷人練而祔祔而遷於廟禮家合而較之誤矣孔子善殷非實事

案呂氏謂祔祭卽以其主祔藏於祖廟非也假令祔後之主已在祖廟則遷廟時主不出廟考大戴禮諸侯遷廟奉衣服

由廟而遷於新廟此廟實爲殯宮則先儒謂祔後主反於殯宮者信矣其不言奉主而言奉衣服者鄭氏謂毀易祖考人神之所不忍是也程子張子考之不詳謂祔卽是遷故謂祔當於三年不知祔與遷自是兩事也祔後殯宮有主遷廟篇固可證矣而程子所謂若無主於殯宮則朝夕哭於何所張子所謂日祭朝夕之饋如親之存亦可見至遷廟先儒有二說朱子斷從三年之說爲合於人情愚又以遷廟篇證之亦當是除喪之後其云成廟將遷之新廟徙之日君元服從者皆元服非除喪豈可元服乎事畢後安神之辭云擇日而祭焉此卽所謂吉祭使練而遷廟則練與大祥之間豈可行吉祭乎左氏傳云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此亦可見練祥禫之祭皆特祀於主而主不在廟也穀梁傳

所謂於練焉壞廟者易檐改塗以示他日將遷於此而遷不
於練也喪事卽遠有進而無退謂柩不反非謂主不反則朱
子論之當矣其謂卒哭而祔蓋體死者痛念祀典之缺而祔
祭之恐未必然祔祭惟祔於同昭穆之祖非同昭穆者不祭
則禮意蓋欲使親死者祔於同班之祖而非爲祀典之缺也
又案殷人殯於祖其在太祖廟乎抑在昭穆同班之廟乎
其詳不可考矣以意推之殷練而祔亦是行祔祖之祭若遷
廟當在除喪之後也周人殯於寢旣葬主猶在寢故卒哭卽
行祔祭使其神有所歸殷人殯於廟不患其所無歸是以練
而始祔祭也祔以主祔於祖爲以神道事之以人情而言期
而神之者人之情故孔子善殷周異制其原自殯於祖殯
於寢已不同殷練而祔與上文不忍一日末有所歸自不相

妨朱氏乃疑記者別記一說謂孔子善殷非實事過矣

大傳

服術有六 一曰親親 二曰尊尊 三曰名 四曰出入 五曰長幼 六

曰從服

鄭注親親父母爲首尊尊君爲首名伯叔母子婦屬也

案麟也此所解疑有誤母出入女子子嫁者及在室者長幼成人及殤也從服若夫爲妻之父母妻爲夫之黨服孔疏云出入若女子子在室爲入適人爲出及出繼爲人後者也

案此經前五術當從注疏說親親謂父母妻子孫伯叔昆弟凡以三爲五以五爲九者皆在其中尊尊謂臣民爲君又若以尊而厭降或同尊而不降名謂伯母叔母及子婦出入謂女子子在室出嫁及爲人後者長幼謂成人與三殤蓋此經通言服術故須該制服之義而吳氏泥於上文謂親親爲子孫尊尊爲祖父名與出入爲男女長幼爲昆弟以下治子孫

者居第一非次也尊尊不謂君臣出入不兼爲人後長幼不謂三殤則制服之義不全何足以盡服術乎吳氏固守其說謂注疏以尊尊爲君服失此篇專言治親制服之正義此吳氏之蔽也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

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

朱氏云有小宗而無大宗者若君無同母弟使庶長弟與諸庶弟爲

宗至其子則各自爲宗故有小宗而無大宗然所貴乎收族者大宗也周公爲文王別子魯公爲繼別之宗凡蔣邢茅宗之管蔡邲霍亦宗之邢晉應韓亦宗之至春秋戰國周女嫁於諸侯猶魯爲之主滕定公之喪父兄百官曰吾宗國魯先君亦莫之行是魯之所係於周公非淺鮮矣假如武王無同母弟周公亦庶子是周無大宗矣孰與主王姬之嫁而爲同姓諸侯取則乎且所以不令爲大宗者爲其爲庶子也假如大宗子無適子庶子將不繼爲大宗乎又使君無適子將不以庶子爲君乎君之庶可爲君大宗之庶可繼爲大宗而謂別子非適遂不可爲大宗乎喪服傳云如何而可爲之後同

宗則可爲之後謂士大夫家始祖不可無祀故大宗不可絕而爲之後也若無大宗則士大夫之始祖不其餒乎或曰此言繼世之君之公子所謂一君一大宗者如莊公之弟慶父與叔牙季友爲宗非若魯爲周同姓大宗也孔疏亦云如繼別之大宗非正大宗也吳文正錯看注疏乃云兄弟不相宗至其子乃爲宗果爾則繼禰之宗又謂之何惟一君一大宗故無適卽不立大宗以有先君之大宗故也此說近是然一君一大宗則是吾宗之外又有宗矣未聞武穆成昭舍魯而別有大宗也

案朱氏之說固辨矣考之經傳似未合此記所謂宗者皆以士大夫之家言之不謂諸侯亦有宗也成王封周公於魯留相周公使伯禽就國周公實魯國之君不可謂之別子魯公旣爲君則亦非繼別之宗滕謂魯爲宗國以其同出文王假士大夫之宗法言之未必諸姬皆以魯爲大宗而自爲小宗也使諸姬皆爲小宗則始封之君亦將五世而遷乎謂凡蔣邢茅宗魯猶可也謂管蔡邶霍亦宗之邲晉應韓亦宗之管